

不是盗墓，却要比盗墓更为凶险。  
不是捉鬼，却要比捉鬼更加惊悚。

# 活人禁地 2

HUOREN  
JINDI

食人的恶灵从何而来？谜题的答案，  
就在那一个个“活人止步”的禁地之中。

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2  
**活人禁地**  
HUOREN  
JINDI  
鬼若·著

  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活人禁地. 2 / 鬼若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 
2012. 4  
ISBN 978-7-5155-0408-7

I. ①活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3116号

## 活人禁地. 2

---

作 者 鬼 若  
责任编辑 胡 敏  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22  
字 数 293千字  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408-7  
定 价 29.80元

---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  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  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  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  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  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  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# 目录

## C O N T E N T S

### 第二卷 西域迷都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九章 荒岛求生   | 003 |
| 第三十章 “鸽血红”宝石 | 011 |
| 第三十一章 杞瀾遗书   | 025 |
| 第三十二章 谷中巨变   | 038 |
| 第三十三章 新的忧虑   | 046 |
| 第三十四章 谎言     | 057 |
| 第三十五章 暗宅惊魂   | 066 |
| 第三十六章 尸偶     | 078 |
| 第三十七章 龇齿     | 086 |
| 第三十八章 暗夜奇变   | 099 |
| 第三十九章 破译神秘地图 | 115 |
| 第四十章 魔鬼之眼    | 123 |
| 第四十一章 撞仙儿    | 135 |
| 第四十二章 慕峰脚下   | 147 |
| 第四十三章 食阴子    | 161 |

# 目录

## C O N T E N T S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75 | 第四十四章 消失的通道 |
| 190 | 第四十五章 谜语    |
| 204 | 第四十六章 进城者，死 |
| 217 | 第四十七章 行尸走肉  |
| 226 | 第四十八章 迷城激战  |
| 235 | 第四十九章 诡事重重  |
| 247 | 第五十章 青铜人像   |
| 259 | 第五十一章 石碑    |
| 271 | 第五十二章 变脸    |
| 284 | 第五十三章 耳机    |
| 292 | 第五十四章 惊人的真相 |
| 304 | 第五十五章 下三路   |
| 312 | 第五十六章 迷城真相  |
| 328 | 第五十七章 帝王蝶   |
| 336 | 第五十八章 误打误撞  |

第二卷

几个现代人的历险，却牵出了尘封已久的远古谜题。  
隐藏在人间的厉鬼从何而来？

西域迷都



## 第二十九章

# 荒岛求生

HUOREN JINDI

冲上天空的那一刹那，我的心都几乎停跳了，眼望着头顶的碧空丽日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尽的留恋和不舍。

然而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，我们向上的冲力很快就到了极限，在半空中短暂的一个停滞，紧接着就急速地往下落去。

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惧和绝望，下落的同时，我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吼。

突然间，下面传来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那声音明显是落水之声。我身在半空无法转动身体，只得勉强将脖子扭了过去，侧头一看，发现脚下并非土地或是山石，而是一条蔚蓝色的宽大河流。

河中的水花兀自没有落下，水花的中央，一圈圈的波纹正在迅速展开，而在那波纹的远端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水中注视着我——是大胡子。

我顿时激动得不能自己，刚要张口呼叫，却发现我们已经与水面近在咫尺了。

据说从高空坠入水中的力道其实和摔在水泥地上没什么分别，我虽然没亲身试验过，但也意识到以这样的速度撞击是人体万难承受的。

此时我也无暇细想，只想尽可能地让季玫慧保住性命。捆住我们两个的那条绳子系得太紧，这么短的时间肯定来不及解开。情急中我奋力在季玫慧的身上向右一推，同时腰部使出全力一扭，我就此转到了她的身下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垫背”。如此一来，季玫慧自当可以免去撞击之难，而我则正面冲向了湍急的河面。

“扑通”一声巨响，我正正地拍进了河水之中。这一下摔得极重，落入河水的一瞬间，就觉得那河面坚硬无比，把我的脸拍得生疼。随即全身都受到了



同样的撞击，我立时感觉全身骨疼欲裂，胸口间胀胀的直想吐血。紧接着脑子里眩晕至极，晕乎乎的只想睡觉，再后来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第一眼就看到季玫慧关切的面容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她见到我睁开眼睛，立即含泪大喊：“老胡！王子！他醒了！”说罢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呜咽着抽泣起来。

我迷迷糊糊地看着她，她的脸庞在火光的抖动下显得楚楚动人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还活着，并且时间也到了晚上。听她刚才那句话的意思，大胡子和王子都应该平安无事。

耳听得远处有脚步声传来，我知道这是胡、王二人，看来大家都没有死，这简直是再好不过了。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落下，眼前一黑，我再次昏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扑鼻的香气熏醒，勉强地睁开眼睛，突然发现有一条焦黄的烤鱼在我面前不停地晃动。恍惚间我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做梦，只觉得腹中饥饿难耐，想要伸手去够那鱼。

这时就听王子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：“哎哟！他醒了！我就说吧，你们那些办法根本不管用，就得用我这个食物疗法。”

季玫慧和大胡子同时抢到了我的身边，看到我确实醒了过来，一个欣慰得点头微笑，一个高兴得喜极而泣。

我张了张嘴想要说话，但胸口间疼痛无比，稍稍一动就牵着全身都疼，只好闭口不语，勉力地对他们笑了一下。

大胡子安慰我说：“不碍事，你这是硬伤，入水时撞得太猛了，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王子举着烤鱼坏笑道：“我看他不用休息，吃几口鱼就能好了，是吧老谢？”

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是饿了，我本就长时间没有进食，胃里早就饿得一阵阵地直反酸水。如今见到一条香喷喷的烤鱼就摆在眼前，更加觉得腹中饥火难耐，使出所有力气才挤出两个字来：“我吃。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三个人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便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，王子笑得尤为过分，居然躺在地上打起滚来。被他气得牙痒痒的，但无奈重伤在身，也无力与他再做口舌之争，只好窘臊着躺在地上，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。

季玫慧边笑边把烤鱼接了过来，撕下一块鱼放进我的嘴里。鱼肉入口，我顿时觉得舌底生津，香得我差点把舌头都一并吞进肚子里。虽然没有咸味，但肉质鲜嫩，火候到位，几乎是自己毕生吃过的最香的鱼肉。

这一吃起来便一发不可收了，我狼吞虎咽地吃得啧啧有声，鱼肉在口中没

嚼几下就匆忙地吞进肚中，季玟慧一块一块地撕给我吃，到后来都有些跟不上我的速度了。

王子和大胡子在边上看着我吃得甚香，馋得他们两个直吞口水，二人相互使了个眼神，转身到一旁又去烤鱼了。

不大会儿的工夫，一条大鱼被我吃了个精光，季玟慧又喂我喝了几口水，我感觉身体已经恢复了不少。虽然身上还是疼痛不堪，但至少比逃生时的奄奄一息要强出太多了。

我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看看头顶的烈日当空，转头问季玟慧：“我睡了多久？”

她抿嘴笑了笑，“还多久呢，你都睡了两天啦，要不是王子想出这个怪招来，都不知道你还得睡上多久呢。”

我挠挠脑袋嘿嘿一乐，又问她：“你……你没受伤吧？”

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，良久没有说话，过了半晌才眼圈红润地抚着我的脸颊哽咽道：“有你在，我不会受伤的。”说着就有两行泪水淌了下来。

我立即感到有些不知所措，急忙伸手替她抹去了脸上的泪水，正要温言说上几句情话，忽听王子大大咧咧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嘿，嘿，嘿，行了嘿！别忘了这儿还有俩单身男青年呢。老谢我也真服了你了，刚睁开眼就卿卿我我的，也不说关心关心我们哥儿俩。”

我被他说得甚是不好意思，站起来拉着季玟慧向他们走去。此时我才发现，我们所处的位置居然是一个河中小岛，方圆约有千来平方米。岛屿的四周都是湍急的河水，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两座类似的岛屿。

我颇为好奇地问大胡子：“咱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大胡子和王子的鱼肉刚刚烤好，两个人吃得正香，他一边大嚼着口中的鱼肉，一边给我讲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当时大胡子见身后的岩浆逼来，他知道如果不当机立断兴许就会酿成大祸。他见雪崩基本已经快要结束，如果现在跳进雪里应该不会被后面的雪层覆盖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山下滑行的这个办法。但他也的确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能不能活着脱离险境，那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他本想着下滑之时物色个什么能停住身体的地方，然后再想办法把我们接住。但没想到一路上全是平坦的皑皑白雪，真是连一草一木都没能找到。滑到最后，他也从那圆弧的地带飞出了悬崖。

在空中的一瞬间他做出了下一步的打算，此时他身后背的是周怀江的遗体，周怀江已死，自然不会知道疼痛，而自己落地后必将性命不保。两者权衡之下，

他决定求周怀江帮忙，让周怀江的身体率先着地，这样的话，可以使接下来的猛烈撞击得到一定的缓解，然后他再想办法接住我们。这样做虽然非常对不起周怀江，但此举却是能救下5个人的性命，相信周怀江的在天之灵也会理解他的。

然而他却没想到悬崖下面居然是一条大河，并且河中并列着三个小岛。见此情景他便完全放心了，虽然从这个高度落入河中会感到有些疼痛，但绝不会致人死亡；他要做的，就是在河中等着我们落下，然后一一将我们救上岸去，如此便大功告成了。

正如他预计的那样，他刚刚入水不久，便见到王子背着苏兰率先落入河中，他才将王子抓在手里，就见到我和季玟慧也冲了下来。但我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大地出乎了他的意料，没想到我在空中突然做了个转身，以正面拍在了水面之上。

大胡子赶忙从水中把我们两个捞了上来，季玟慧只是喝了几口水，身体上绝无大碍，但我却因为巨大的冲击力打在面部，因此被撞昏了过去。

此时河水甚急，以我们当时的体力，想要游到岸边是绝无可能的，只能选择就近的河心岛暂且安身。几个人拖着上岸以后，发觉我呼吸正常，所幸没有性命之忧，这才总算是放下心来。

这难得一遇的安静祥和使每个人都感到身心俱疲，长时间的奔波劳碌全都化为了困意，就连大胡子也疲惫得睁不开眼了，几个人倒头便睡，这一觉直睡到了次日下午。

醒来后，王子从身上翻出了打火机，晒干后还勉强能使用。此时虽值盛夏，但这河心岛上的温度却颇显寒冷，好在这岛上的树木不少，胡、王二人又折了些树枝，点了堆篝火用以取暖。

那河中水产颇丰，大胡子轻易就抓到了几尾肥硕的大鱼，用火一烤，香气四溢，几个人便狼吞虎咽地狂吃起来。

这火源来得确实不易，若不是王子抽烟，恐怕只剩下吃生鱼的份儿了。此时王子自然忘不了他那句说了三四年的至理名言：“吸烟有害，但是健康。”

不久以后，我第一次醒转过来，几个人见我并无大碍，激动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份安心，接着我又昏睡过去。直至今时，我才算完全苏醒过来。

听大胡子讲完，我心中感慨万千，一方面是为了捡回一条命而感到庆幸。另一方面则对这次行程中的种种危机而感到后怕，若不是有太多的机缘巧合，就算大胡子有三头六臂也难以保证我们万无一失，如果还有下次，一定不能像这次一样草草出行了。

随后我们开始商议起渡河的事来。大胡子说他观察了一下，这河水应该是

每天傍晚时分开始退潮，到那时水位会降低许多，并且也不似现在这般湍急。我们再在这里待上一天，等到明天傍晚，应该就有办法渡到对岸去了。

计较已定，我们三人开始用树枝刨坑，打算把周怀江埋在这个风景绝伦的河中小岛上。

由于他身上尽是外伤，他的遗体我们是无法带出去了，如果被人看见，到时恐怕如何辩解也推脱不了，非把我们定成杀人逃犯不可。因此，我们只能出此下策就地掩埋，假如将来还有机会，再想办法把他和另外两位队友一同迁葬吧。

将周怀江的遗体埋葬过后，我们对着坟墓拜了几拜，也算缅怀一下这位刚正不阿的优秀学者。

可如今还有一件头疼的事，苏兰已经昏迷了太久，到现在还未曾醒来。不知她到底是什么症状，难不成就此成为植物人了？然而眼下确实没有救治条件，只能先想办法维持她的生命，等彻底逃出此地后再送到医院仔细检查。

于是我找了一块薄一点的凹形石头，将烤熟的鱼肉放在里面捣烂，又在里面加了些水，继续在火上烘烤。不久后，鱼肉逐渐化掉，变成了黏稠状，虽说样子不太好看，但也能勉强算是一碗鱼粥了。

季玳慧将鱼粥慢慢地喂进苏兰的嘴里，又给她口中呷了几口水，见她脸色逐渐由白转红，我们才算暂时放下下心来。

几个人的体力还远远没有恢复，忙了这许久已经颇觉疲惫，躺在地上随便聊了几句，便围在火旁各自睡了。

次日又挨了一天，到了傍晚，那河水果然由急转缓，水位也向下退去了很多。

大胡子的伤势已见大好，体力也充沛了许多，他在河水中来回游了4次，将我们每个人都抱着送到对岸，这才算是集体逃生成功了。

我们在河岸边又住了一晚，翌日天明，一行人沿着河岸向南走去。这一走又是长途跋涉，直走到傍晚时分，这才在河畔上发现了一处村落。

当晚我们就借宿在一户老乡的家中，我们谎称自己是来此旅行的游客，因为迷路而流落至此。

那老乡姓关，是汉族人，世代居于此地。见到我们几个如此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二话没说，又给做饭又给烫酒，真是把我们当成了亲生儿女那样照顾。

我心里有些打鼓，不敢贸然行事，于是我告诉关大爷我们的行李全都遗失了，暂时没钱给住宿费，只能等我们回去以后再把钱给邮寄过来。

关大爷把脸一板，显得有些不高兴了，“你说的这叫啥话？这不是埋汰俺么？俺是看着你们心疼才收留你们，要是图那俩钱儿那俺成啥了？这沓常年不

来外人，看着你们也怪稀罕的，你们就敞开住，愿意待多少日子就待多少日子，大爷管你们饱吃。”

我们几个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就谢了几句，也不敢过多推辞，便欣然入席了。

不大会儿的工夫，家里又来了几个老乡，都是听说来了几个迷路的城里人，一是来瞧个新鲜，二是给送点吃的，别把几个孩子饿坏了。

我见他们手里都抱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心里感到了无穷的温暖，这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坏人少，只要能活着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

关家二老逐一招呼家里的客人一同入席，“都是生活了一辈子的老邻居，大家一起吃菜喝酒，你们也没啥好拘束的。”

席间我问起关老汉的家庭情况，他说这房子就是他们老两口带着两个孙子住，一儿一女都到南边不远的金山乡打工去了。平时他们老两口靠打渔为生，儿女们每次回来也会给上一些生活费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

又闲聊了几句，我便问起此地到底是什么地方。关大爷哈哈大笑，“这地方你们不知道还有情可原，但这条河你们要不认识可就太外行了，也不知这旅游是咋旅的，怪不得能迷路。俺们这旮叫察哈彦村，门口这条河就是黑龙江，你们说的那个岛就叫察哈彦岛。得亏你们上岸的时候是到的江这边，要是去了那头，那可就是俄罗斯境内了。”

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没想到这趟旅途居然走到了国境边上，若不是鬼使神差地渡到了黑龙江以西，恐怕我们现在已经沦为偷渡犯了。

关老汉还说：“这黑龙江里的河心岛多着呢，什么吴八老岛啦，张德胜岛啦，数不胜数，察哈彦岛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岛，没啥稀奇的。”

当关老汉问到我们是如何迷路的时候，我唯唯诺诺地不敢正面回答，只好说是在西面的蛇山里和队友走散了，本来想在附近寻找队友，可没想到越走越远，到最后就完全迷路了，辗转了好几天才到了这里。

听我们如此一说，一个中年汉子立即显得吃惊异常：“唉呀妈呀，你们是从那旮过来的？前两天那旮的山神爷爷发怒了，你们知道不？那家伙，震得山上又飘雪花又落石头的，山顶上还冒烟来着，把俺都吓毛了，好几天没敢出屋。你们几个真是命大，这要是被埋在底下，估计几年都没人能找见你们。”

我知道他说的是火山喷发和雪崩的事，但也不敢显出自己知道的样子，只得支吾着假作不知，将这个话题岔了过去。

饭罢，关家二老把我们几个安排在一间厢房之中，见到久违的温床暖被，当真觉得恍如隔世。季玫慧又喂着苏兰吃了一些流食，几个人便早早地熄灯睡觉了。

次日醒来，我们几个商议了一下，觉得此地不能久留，苏兰照这样昏迷下去总不是办法，还是要尽早到大城市里及时就医才行。

于是我又请求关大爷帮我们找辆汽车，能把我们送到附近的县城就行。但路费我们的确是没有，只有一块手表给老人家留作纪念，等我们回京以后，一定把住宿费和车费一并给老人家邮寄过来。

关老汉说：“你要是再说这话俺就不给你找车了，俺们乡下人不像你们城里人似的，动不动就提钱。你们有难了来找俺老汉，那是给俺面子，俺帮着你们也是给你们面子，绝不是为了那俩破钱儿。你们等着，俺这就给你们找车去。”

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关大爷喜滋滋地回到了家中，告诉我们：“今天是你的吉日，正好有一辆车要去兴华乡送鱼，你们可以跟着那个车过去。不过你们为啥这么急着要走？俺还打算跟你们好好地多喝几顿哩！”

我说：“您老的心意我们领了，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恩惠，但是我们和队友失散的时间太久了，怕其他队友着急，得赶紧和他们取得联系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个美丽的村庄，再好好地拜访一下全村的乡亲们。”

临走的时候，关大爷还给了我们500块钱作为盘缠，直把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跟关大爷要了他儿子单位的地址，说是平时来往个书信什么的方便一些。一番道别之后，我们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

我们乘坐的汽车是那种正宗的农用货车，驾驶室里只能塞得下季玫慧和苏兰两个女人，而我们三个则和车斗里的一桶桶鲜鱼挤在一起，那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。

车行一日，傍晚前我们到了兴华乡，跟司机道谢之后，便各走各的了。

我们在乡上随便找了一家小旅社，然后胡乱吃了几口东西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把下一步的计划构思了一下。

饭后，由我出面给白教授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他我们这边出了很大的问题，现在行李和设备全都丢了，而且还有人受了重伤，电话里面说不清，总之现在需要一笔钱供我们看病和回京。我们身上的银行卡、现金和身份证全部遗失，所以只能派人给我们送现金过来，银行汇款是行不通了。

至于周怀江等三人死亡一事，自然不能在电话里面告诉他，一来是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，二来也是怕隔墙有耳，万一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，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只能等回去以后再想办法让他知晓，到时怎么处理就看他的了。

这次白教授是为了自己的功绩才暗中私自组建了考古队，根本没有政府的批文，听说我们出了这么大的岔子，他必然要担心自己受到连带责任，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。

不过他说：“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，而且就算是我现在出发，到你们那里也要两三天的时间，恐怕会耽误伤员的病情。这样吧，我联系一个东北的老朋友，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们送些钱过去，你们等我的电话。”然后记下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旅馆的电话号码。

半小时后，他回电话说：“已经联系好了，明天中午会有一个姓李的人去给你们送钱，一定要先把伤员治好，有什么事等回北京以后再说。”

次日午后，果然有一个中年男子来找我们，那人自称是李教授的儿子，受白教授的委托来给我们送钱。他递给我们一个信封，然后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了两句，便开车离开了。

信封里装着5万块钱，应该足够应付眼前这些事了。于是我赶紧雇了辆车，把我们一路送到了塔河县。

在县医院里，苏兰接受了全面的检查，医生说她是因为头部神经受到重度刺激而导致了长时间的昏迷，但由于我们保护得还算妥当，她身体上并无大碍。只是他们的医院医疗设备比较落后，不能对她进行进一步的治疗。如果想让她尽快苏醒，还得去比较权威的医院做更加全面的检查和系统的病情分析。

事已至此，我们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回京后再作打算。好在苏兰的性命算是保了下来，回到北京后，应该能有办法把病治好。

鉴于苏兰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所以我们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于是我又雇了一辆非常舒适的商务轿车，给司机1万块钱让他把我们送回北京。这价格至少是正常价格的两倍，那司机自然乐得合不拢嘴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

临行前，我给关大爷的儿子打了个电话，把此前在他家借宿的事情讲了一遍，然后让他把银行账号给我，我给他把钱汇去，让他转交给关大爷和关大妈。

他起初说什么都不肯告诉账号，说这事要是被他爹妈知道，肯定会劈头盖脸地骂他一顿。我说：“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其实是缉毒大队的刑警，因为追击一个毒贩才不小心遇险了。当时因为任务在身，所以不能把实情告诉你父母。

“现在犯人已经抓住了，政府出了一笔奖金，也算对你父母的一种奖励。这钱你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留在我们手里算怎么回事？到时人家要说我们贪污我们都解释不清。”

关大爷的儿子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受不住我一再催促，这才把银行账号告诉了我。

我把剩下的3.8万块钱分成了两份，一份3万的全部存进了关家的户头，剩下8000块钱就作为路上的资费使用。

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北京两千多公里，一路上晓行夜宿，直到第四天头上，这才终于回到了北京。

## 第三十章

# “鸽血红”宝石

HUOREN JINDI

清晨，鸟啼蝉鸣，微风轻舞，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逸祥和。

一缕阳光从窗外直射进来，透过窗帘，那阳光变得柔和了许多。光线中，一粒粒浮尘清晰可见，就在和煦的阳光中腾挪飘舞。它们像一个个无忧无虑的舞者，任凭自己的身体在空气中上下翻飞，丝毫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我盯着这些浮尘良久没有眨眼，脑子里浑浑噩噩的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从那些浮尘的身上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在人生的气流中辗转行进，不知何时刮来一股微风，就会把我吹进一个新的旋涡之中。然而，这却是我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。

这已经是我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了。三天里，我一直待在家中，几乎没有出过屋。本想在家中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没想到我却莫名其妙地失眠了。三天来我仅仅睡了五六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，我基本都是这样呆呆地傻坐着，脑子里乱糟糟地胡思乱想着。

要说我的失眠的原因也并非无故而来，这还是与冰川之行脱离不了干系。血妖之事最终也没个切实的结果，证件、装备、经费都被我们丢得一干二净。可这还不算什么，最让我头疼的，其实是死了三个队友这件事。这个棘手的问题，如不尽快解决，恐怕我的后半生就要变成逃亡生涯了。

从东北回来以后，我并没有急着去见白教授，同时也嘱咐季玫慧暂时不要与白教授取得联系，因为周怀江、陈问金、程猛这三个人的死亡是非常严峻的问题。如果我把事情的真相全盘托出告诉白教授，恐怕他绝难相信这个事实。



相反，他会认为我们在欺骗他，如此一来，事情就更加不好收场了。

因此我要想出一个完美的谎言，既让白教授信以为真，又能让他把死人的事平息下来。然而要想出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又谈何容易？思来想去，越想越是烦躁，最终导致连觉都睡不着了。

看来至少也要等苏兰醒过来再做打算了，如果能有她的证言，想必可信度会增加许多。到时再掺进一些谎言，估计白教授那只老狐狸也不会轻易识破。

苏兰此时就躺在医院里面，回京后，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将她送进了一家非常权威的医院。医生给她做了全面的检查，最后的结论和塔河县医院那个医生说的一样，是由于脑部神经受到了强烈刺激而导致的重度昏迷。

不过那医生说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来看，这并不算是什么疑难杂症。只要给她用对了药，再加上一定的物理治疗，相信她在短期内就会苏醒过来。

听医生如此一说，我们的心总算踏实了下来。而后我又逼着大胡子做了个身体检查，结果显示他的身体确实损伤不小。除外伤以外，他的多处内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伤。医生说这简直是个奇迹，这种伤势换成普通人早就一命呜呼了，没想到此人居然还能这般生龙活虎地谈笑自如。

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下，大胡子被强行留在医院进行住院治疗。季玫慧和王子身体上并无大碍，便自告奋勇地留守在医院对胡、苏二人进行照顾。

而我，也被诊断为脏器轻微受挫和轻微脑震荡。但好在伤势不算太重，回家吃药养养便可以恢复了。

待住院手续都已办妥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正要回家，王子却神秘秘地把我拉进了厕所里，看着我嘿嘿坏笑，脸上尽是一副小人得志的神色。

我本就心情不佳，便不耐烦地让他有话快说有屁快放。

他扬着眉毛，用挑逗的口吻问我：“老谢，说说，有什么烦心事儿没有？”

我越看他那表情越来气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没事儿找骂是吧？我这儿本来就够烦的了，你还给我这儿添堵。烦心事儿多着呢，死人的事儿总得有个交代吧。而且苏兰的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关键是他们俩的医药费还没着落呢，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丢了，补办要好长一段时间，根本就来不及。我打算一会儿找季三儿去借点儿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？”

王子一语不发地看着我，越笑越是夸张，两只小眼都快眯成一条缝了。我看着愈发来气，正要骂他几句，忽见他边笑边把手伸进了自己的裤裆里，似乎在里面寻找着什么东西。

他这怪异的举动着实吓了我一跳，以为他也中邪了，忙惊愕地问他：“你